

方志編纂參考資料

包頭市志史館

318713

K29
9

方志編纂參考資料

包头市志史馆

目 录

- 一、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 ）
- 二、曾三同志在中国档案学会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有关编修地方志的讲话摘录……………（ 18 ）
- 三、梅益同志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2 ）
- 四、梁寒冰同志在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24 ）
- 五、刘启焕同志在包头市第一次地方志史编修暨党史资料征集会议上的报告（摘录）……………（ 30 ）
- 六、张志宇同志在包头市第一次地方志史编修暨党史资料征集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摘录）……………（ 39 ）
- 七、刘启焕同志在全市第二次党史资料征集、地方志史编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50 ）
- 八、编写县志要具有地方特色……………（ 57 ）
- 九、省志机械工业志怎样体现“三新”“两性”……………（ 63 ）
- 十、我们是如何编写《山西铁路志》的……………（ 72 ）
- 十一、以《决议》为指针，编写好厂志……………（ 79 ）
- 十二、我们是如何抓社志编写工作的……………（ 86 ）
- 十三、发挥资料作用，服务四化建设……………（ 95 ）
- 十四、走马温江取经记……………（ 102 ）
- 十五、注意收集社会方面的资料……………（ 109 ）

十六、江苏省如东县编纂出第一部新县志·····	(118)
十七、关于省志编写中如何准确地运用统计数字 的问题·····	(121)
十八、吴晗同志谈制卡·····	(127)
十九、浅谈资料卡片的制作·····	(129)
二十、我们怎样制资料索引卡·····	(132)
附：1.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	(139)
2.包头市志篇目提纲(征求意见稿)及说明·····	(156)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胡乔木同志

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

中国史学会重新开始活动，这是中国史学界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大事。史学界的同志们让我来讲几句话。我想讲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历史学有什么用？第二、目前史学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应采取的措施；第三、有关历史研究工作的几个思想方面的问题。

历史学有没有用？这本来不成为一个问题，可是，在今天的会上，我们居然需要把它提出来，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曾讲过，历史这门课程根本就没有用。因此，就把学校中的历史课都砍掉了。历史课在六十年代就已经被压缩了不少，经过文化大革命，更是遭到一场浩劫。现在初中、高中的历史课，都已开始恢复。小学现在还没有恢复，听说，正在研究把小学的政治课改为社会常识，在这门课程里讲一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全国高等学校的历史系都已恢复。历史系的学生，包括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师范学院的学生在内，共有一万二千余人。据说，这个数字现在不准再增加了。因为如果再增加，就可能遇到毕业以后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分配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

历史系学生毕业以后出路有限的情况呢？这说明我国历史学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正在逐渐恢复它所应有的地位，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宣传历史学的重要性，还要答复这样的问题：历史学有什么用？

首先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他们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事物的。谁要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有用，谁就要承认历史学有用。反过来说，谁如果认为历史学没有用，谁就要接受这样一个推论——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用。历史科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曾经多次讲过，马克思生平有两个伟大的发现，第一个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才真正成为科学。由此可见，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不难了解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都那样重视历史科学，他们都写过许多历史著作，不但有关于他们当代的历史著作，而且有关于欧洲古代的历史著作。在这方面，恩格斯做的工作要更多一些。列宁对于俄罗斯近代史以及当代的世界史，都作过研究。斯大林也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他对俄罗斯历史、世界史以及联共党史，都发表过比较系统的意见。这些意见尽管有的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是，很多都是非常宝贵的，到现在还是很有意义的。毛泽东同志对历史学的兴趣，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对历史问题发表过许多有着重要价值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始终充分地估计了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很多重要的历史研究、历史著作的编纂和历史典籍的整理，都是在他的推动下开始的。所

有这些，都说明了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密切关系。

其次，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它拥有极其丰富的典籍文物，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消化，从中吸取营养。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它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跟世界许多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许多方面的历史。也需要了解我们同许多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发生过的不同意见、甚至争执。我们还要弄清楚我们同周围一些邻国或相距甚远的国家所发生过的一些冲突，了解它们的历史真相。正因为这样一些需要，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特别重大。

第三，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研究历史。刚才说过，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研究历史；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也就是说用历史的方法研究问题。如果对有关问题的历史没有相当的了解，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有说服力地对现实问题作出判断，并提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这不是说，不研究历史就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也可以解决。但是，要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解决问题，要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就必须从历史上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不可不首先弄清楚那个问题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当代的历史，即包括历史在当代发展的各个侧面。所以，我们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知识分子、干部、领导人，都需要研究历史。当然，各种人需要研究的历史是不同的，可是需要研究历史则是共同的。谁也不能说他不需要研究历史，恐怕只有无知的人或安于无知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不善于从历史上来考察他需要解答的

问题，那么，他所提出的意见就往往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也不会有什么说服力，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包含这样那样的弱点，甚至是错误。这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分析，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没有不可理解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正确地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那个问题的历史，也就是说不能离开研究那个问题的历史学。我们生活在历史里面，也可以说，我们是在相当程度上生活在历史学里面。因为，我们不能不历史地看待问题，不管我们是否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样说，比前面说的历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我们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更能说明历史学的重要性。

第四、历史问题本身就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历史中间的，历史上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即使有的人非常不喜欢历史学，可是生活也会迫使他们去考虑历史学上的问题。比如，直到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解答。我们国家从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就以汉族而言，它也是许多民族逐渐融合起来的，有着各种各样的外来成分。中国的文化、文明并不全都是土生土长的，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外来因素，正如我们的文化、文明也渗透到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去一样。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研究。另外，在我们国家内各民族之间，也有许多历史问题，这些历史问题也常常成为现实问题，要求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然，要找到一个正确的、

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需要我们各民族的学者共同研究，大家都采取正确的观点，承认客观的事实和历史的发展，都向前看，顾全大局，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解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过的话剧里，有两个很成功、很受欢迎的戏，一个是《蔡文姬》，一个是《王昭君》。这两个戏在一部分同志间就引起了截然不同的评论，这就是现实问题！我们不能不对学术界的问题作出正确的答案。我们现在还缺乏一部把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完整地、系统地描述出来的历史。我们非常需要这样一部历史，哪怕是画出一个比较简单的轮廓也好。

刚才讲到中国的领土问题。解放以后，我国史学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谭其骧同志和其他同志领导之下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项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但它是了不起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领土的历史，而了解我国领土的历史，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周围的好些国家，对于中国的领土和他们自己的领土，以及相互之间的边界的历史，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仅只是不同的说法这倒没有关系，如果把这种不同的说法作为行动的依据，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不能不了解我们领土的历史。哪怕一个对历史再不感兴趣的人，对这个问题也不能不关心，不能不寻求一个正确的答案。

关于我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我们已经作了一些工作，但是，还有很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做。我们对中国和某一个国家的关系的历史写了一些书，但这只能说是刚刚开始，或者说，我们的工作还太狭窄，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我们很需要有一部比较全面的从古到今的对外关系史。由于缺乏这方

面的著作，常常会使我们遇到一些不应有的困难，我们只好临时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其实，对这些问题，我们早就应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现实问题的历史方面没有弄得很清楚。例如，中国各个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我们的近代经济、近代政治、近代国家，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等等。再如，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很久，但是，也曾有过一些时期，统一的局面破坏了。那么，在那种分裂的情况下，中国还算不算统一的国家？这些问题在我们面前都不太清楚。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就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产生混乱。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仅有民族关系问题，而且有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考虑它们的起源问题，也要考虑它们的继承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大家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表现出一种深恶痛绝的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几千年之久的历史，难道什么都不值得我们继承了吗？总有些东西应当作为我们的财富继承下来。究竟哪些东西必须继承，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此外，还有许多比较抽象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回避。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性？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没有存在的可能？不能说因为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恐怕在我们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清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在最近几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有过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也有过讨论，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回答这些问题的

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回答这些问题也是不容易的，可能要用很多时间，而且在答复问题的过程中会有种种分歧，可是，我们一定要给予答复。

至于说到中国历史学本身的继承问题，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关于历史分期问题我们进行过很多讨论，我们都一致同意以鸦片战争作为我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分期，就不对清朝的历史进行断代的研究。现在已经有同志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那么，怎样对待前人所编写的清史呢？他们所编写的清史中，什么地方可以利用？什么地方需要补充、纠正？什么地方要由我们另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就很多。民国史现在也有许多同志在进行研究，并且有了相当的成果，可是，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家，说我们把中国历史学这样一个好传统割断了。应当说，历史系大学毕业生的出路是很多的。我们本来应当有很多工作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去做。例如，编写地方志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再如，我们有许多古籍和古代文献需要整理，这就要有很多能够校订、注释、考证古籍和古代文献的人才。我们要发展旅游事业，就要对我国的名胜古迹作出适当的、合乎科学要求的说明的介绍，这也要有许多历史学家的合作。另外，我们还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图书馆；我们的档案馆刚刚恢复，也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我们还要出版自己的年鉴……等等。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有大量的历史学工作者的参加。

那么，什么是当前我们史学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呢？当前的问题是，从理论上讲，历史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看，历史学的重要性又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了。这就是当前史学工作最突出的一个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说明历史学的重要性和当前我国史学工作的落后状况。这就是说，要写文章，做报告，造成舆论，使历史学的重要性得到应有的公认。同时，也要为发展历史学创造一些必须具备的条件，要把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做的事情积极地做起来。

我曾向一些同志建议，希望历史学也象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化学那样，举办全市性、全省性、甚至全国性的竞赛或某种形式的选拔、表扬。可以先不是在全国，而是在一些城市、一些中等城市或省会举办。可以设立一笔奖金，奖励在历史学习方面表现得特别优秀的学生（不仅是中学生，也可以是大学生）。这种奖励应当包括帮助这些学生得到优秀教师的指导在内。过去一些全国性竞赛中的一些缺点和流弊，我们当然应当避免。

我们还要把历史著作的出版工作很好的开展起来。学术性历史著作除少数以外，发行数字一般不会太大。我们不当因为有些书籍发行量小而不努力出版。我向我们的出版界呼吁：我们国家的出版社，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有责任把那些有科学价值，但发行量不大、而生产成本却可能较高的学术著作出版出来。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绝不能是仅仅为着盈利，如果仅仅为着盈利，那就同资本主义的出版工作难以划清界限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同学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我很赞成这个口号。根据这个口号，应当从社会科学

院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起。如果我国历史学家有什么有价值的科学著作在别的出版社得不到应有的出版机会的话，请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如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拒绝出版，那么请大家对我进行弹劾。

历史教学工作是我们培养史学工作接班人的基础。现在的历史教学状况，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听说在北京有的高等学校里，教中国史的教师中竟有不识繁体字的，教世界史的教师中竟有不能阅读外文著作的。这种情况能适应我们历史研究工作向前发展的需要吗？我刚才说到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时，我是说得很不完全的，我忘了说研究世界史的重要性，而这是不当遗漏的。我现在也不去补充了，免得占时间太长，而且这个问题也不容易说好。可是，当我看到教育部规定的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学生的阅读书目时，我不能不感到遗憾。难道读了这些书就能够成为一个合乎要求的世界史专业大学毕业生？当然，把这些书读完可能也就很不错了。可是，我们不能停止在这种水平。我们要改变这种状态，要一年一年地改变。这次会议时间虽然很短，但如果能推动一些同志，特别是在京的同志，提出一个改进历史教学工作的建议，由中国史学会提交给教育部，我想这会是很有帮助的。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现实的条件。可以提出最低方案，最高方案，也可以提出不是最低最高的方案，而是逐年前进的一种方案。教育部门是希望提高全国历史教学水平的。我们应当帮助、督促教育部门，使建议能够得到实现。

在这次会议上，还将讨论全国历史学研究规划。这也是很必要的。我只是匆匆地看了一下提交到这个会议上的规划。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对这个规划作出进一步的改进，并把规划里面

没有完全落实的部分落实下来。

重新成立中国史学会，这对全国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可以采取许多办法来加强史学界的联系。除了召开会议以外，办刊物也是一种方法。现在有些地方出版了各种名目的《动态》。既然叫《动态》，顾名思义应当是报道研究工作的进展和问题的，可是，现在有些《动态》却不这样做，而只是登了一些文章。我希望中国史学会的恢复工作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能使史学界利用这种刊物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并对工作提出各种建议和讨论，从而减少一些没有必要召开的会议。这对中国史学会尤为重要，因为今天到会的同志中，很多人年事已经很高，要这么多老前辈长途跋涉赶来开会，实在是太辛苦了。我们应当尽量使这些同志减少这种劳累，让大家能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最后，谈几个与历史研究有关的思想方面的问题。由于我没有做多少调查，所以，究竟这些问题说得对不对，没有把握，可能很多地方是不对的，请同志们指正。

第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历史学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如果仅仅是记录过去的史实，那么这还构不成历史学。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当然要包含一种理论，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讲理论的作用，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作用。应当说，从实际的成果来看，我们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还是很不够的，还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和很多的武断，而这种主观武断的东西和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

我们都知道，历史学的历史是比较久远的，也就是说，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也是比较久远的。马克思本人就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他的功劳。在他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可见，不能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学都不是科学或完全不是科学，至少它们也是有科学的成份的。否则，怎样解释马克思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说明呢？同样的道理，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我们也不能认为全都不是科学或没有科学的成份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地存在的体系。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要不断地用历史科学以及其它科学所提供的新成果来丰富自己，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经常保持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在各门科学研究方面，保持它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同志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谓立场、观点、方法，不是几个抽象的条条，而是包括了一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是在吸收新的科学成果中不断发展和充实起来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要不断地吸收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当然也吸收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至少是没有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成果。如果说，在摩尔根没有发表他的科学著作《古代社会》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不会形成他们关于古代社会的一整套观点。那么，在摩尔根以后，当许多学者对原始社会又有了许多新的研究和发现以后，我们也不能把这些新的研究和发现一概都当成是没有价值的，而不予理采。如果采取

这种一概否认的态度，我们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说明新的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里面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探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其他的人，都不可能把全部的真理统统说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把全部真理说完。如果认为真理可以全部说完，那么，这种真理就会变成谬误，我们就会由科学滑向宗教迷信。所以，当我们说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时候，不能把它简单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响导，而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终点。

第二个问题，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要研究历史，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容忽视和不易掌握的基本功。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基本功，还有其它方面的基本功。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代替其它科学的独立的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不可能把历史学的全部内容一概都囊括无余。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向历史科学提出一种基本的观点，而不是对历史学的一切问题都给予了现成的答案。

我听说，邓广铭同志曾经提出过所谓“四把钥匙”，就是：年代学、职官学、地理学、目录学。是不是就是这四把钥匙，我想这是可以讨论的。可是，后来曾引起一种批判，说这“四把钥匙”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不提马克思主义是钥匙而提这四种东西是钥匙？我认为，这样的批判和批评是不能成立的。这不只是给邓广铭同志恢复名誉的问题，也不只是给“四把钥匙”恢复名誉的问题。研究历史怎么能不研究年代学、职官学、地理学和目录学呢？如果这些都不清楚，怎么能够研究历史呢？这里说的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如果研究世

界史，那么这四把钥匙就不够了。还应该有其的钥匙。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不能不通晓古汉语；如果涉及到其他民族，还要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学。研究世界史怎么能够不精通外国语呢？！研究某一个外国的历史，仅仅精通这个国家的语文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不是一个国家的文献所能包罗无遗的，就如同研究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不通晓一定的外国文献一样。所以，语言这把钥匙又是少不了的。

总之，我们既然要研究历史，研究科学，那就要把历史当作科学来研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当然，邓广铭同志提出“四把钥匙”时，本是当作“捷径”提出来的，但是我认为研究历史科学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不要寻求什么“捷径”。我想，邓广铭同志的意思实质上恐怕跟我说的没有什么矛盾，我只是把他的意思引伸了一下。如果以为只用那么几句话或者一本小册子就完成了研究任务，那就没有什么科学可言了。你要研究物理学，你就要具备有关物理学的各方面的基础知识，不具备这些知识要研究物理学是不可能。你要研究高等数学，你不把数学的一些基本门类的知识掌握了，要研究高等数学也是不可能的。研究历史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这方面的基本功，是不能排除、不能贬低、不能忽视的，必须下狠功夫。当然，我今天这些话应当是向学历史的学生说的，我不是说我们在座的同志没有掌握这些基本功。不过假如我们的基本功还有什么欠缺的地方，那么，我们也要继续学习。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在这个方面，确实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所以，我们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同时，我们又必须练好这些基本功。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响导，那么，它也只是响导，而路则